

越劇

飛南東孔雀

劉南薇著

大眾戲曲叢書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作者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各地劇團、戲院，如欲排演本劇，或改編為其他地方劇及電影劇本時，務須事先徵得作者同意（來函可由上海雜誌公司轉交），此啓。

序大眾戲曲叢書

據最近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中的各地彙報，僅東北及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四個城市的統計，一九五〇年一年內以上各地編改的京劇和各種地方劇本總數已達一千本以上，如就全國範圍來說，數字當更有可觀。儘管這數字中也包括着相當數量不成熟的、甚至有很多缺點的作品，但在這短短的一年間，能有這樣的收穫，就不能不說是豐收了。

由於大量的創作與改編的新劇本的產生與上演，舞台面目顯然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宣揚麻醉與恐嚇人民的、封建奴隸道德的、迷信的、以及奸淫毒殺的戲曲，基本上已經從舞台上肅清，在許多新的戲曲中，人民已經取得了主要地位而且獲得了發言權，這是中國舞台上前所未有的，這是戲曲革命的初步成果。

但是同時，我們却到處可以聽到「劇本荒」的呼聲，這是一個矛盾。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爲什麼有了這許多的新劇本還會鬧劇本荒呢？我想各地的劇本不能互相交流應

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據不完全的統計，截至一九五〇年末為止，北京編改的新劇本約有百餘種，天津約有五十種，東北約有四百七十種，上海約有三百餘種，武漢約有一百十餘種，總數約在一千一百種以上；其中京劇佔四分之一，約有三百種左右。假如能將這三百種京劇彙集在一起，即使經過評選只剩了一百種，也應該足以應付任何一地的京劇的需要量的。地方劇的數量更多，應該更不成問題。目前的現象則是：北京的劇本到不了上海，漢口的劇本到不了天津，東北的劇本到不了關內，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各地的劇本都沒有出版的機會，同時我們也缺少專門的人和機構來擔任這一組織工作。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多方面地來集中各地曾經上演而有成效的劇本，大量刊印，互相交流。

大眾戲曲叢書就是基於這一要求來編刊的。這裏面所選的劇本包括京劇和各種地方劇，大都是曾經實驗演出獲得了觀眾定評的，或是雖未上演而我們認為可以推薦排演的。只是由於出版條件的限制，目前一時還很難大量地編印；初步，我們希望能做到有計劃地每月供應若干種。自然，這一點生產量距離我們的實際需要還是很遠的。

為了使這些劇本能更好地為廣大的觀眾服務，發揮其應有的教育作用，我們誠懇地期待着讀者、觀眾和演出的劇團隨時給予我們嚴正的批評與指導。

馬彥祥 一九五〇，一，一。

第一幕

第一場

——雀喻——

人物：姥

媪

焦仲卿

蘭芝

小廝

小姑

時間：漢末建安年。

地點：廬江府。

幕啓：小吏焦仲卿受室的前幾天。春花如錦，和風入抱，

「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

——古詩——

〔粧奩才發了不久，轉眼之間竟又鞭炮重燃，吉期在望〕

——(齊唱)先拜天,再拜地,
 夫妻行過交拜禮。
 拜了祖先拜公姥,
 送入洞房成連理。

姥 (唱)人生七十古來稀,
 半百一過就無憑依。
 生老病死轉眼事,
 全靠兒孫常護庇。

媪 (唱)恭喜你,賀喜你,
 仲卿今夜娶了妻。
 郎有文才女有貌,
 就好比,
 一對鳳凰比翼飛。

姥 啊,大娘,你比得太過份了。想鳳凰乃是鳥中之王,非同尋常,怎好拿來相提並論?比得太過份了。

媪 依我看,比得一點也不過份,就不是鳳凰,至少也是一對孔雀。

姥 比孔雀還是不妥。

媪 說句大娘不相信的話,恐怕真的孔雀還比不上他們這一對呢。

姥 說得好,說得好呵。

——(齊唱)今宵孔雀共雙棲,
 他年孔雀東南飛……

他年孔雀東南飛。

[仲卿把新房門關了回來，欲待呼喚，卒不成詞。吃了一盞酒，出汗、心跳、顫抖]

仲 (九牛二虎)娘……娘子!

芝 (略抬首，不語，復低)

仲 河東大娘之言，你聽見了無有?

芝 (欲語又止)

仲 娘子!

芝 啊?

[仲卿正壯胆趨前，竟又躊躇]

仲 河東大娘方才言道……

芝 (低迴)我聽見了。

仲 啊?

芝 我……聽見了。

仲 哦，聽見了……你聽見了……河東大娘說，你我如同一對孔雀……孔雀……哈，比作一對孔雀!

(唱)今宵孔雀共雙棲。

[蘭芝欲言還住]

仲 啊?

芝 (低首)鄰里歌頌之言，何必多提。

仲 是啊，歌頌之言，多提無益，不如提一些旁的。娘子，你看我家的新房，不對，你看你我家的新房，擺滿了你家的粧奩，不對，擺滿了你我家的粧奩，唔……也不對，我

家原無粧奩。

[蘭芝嬌然而笑]

仲 娘子，你笑得美也！

[蘭芝肅然而止，正襟危坐]

仲 (唱)紅羅帳，垂香囊，

娘子端坐床中央；

半遮面，淺施笑，

面是紅來笑也香。

這衾枕四角繡黼黻，

嫁衣紗籠十數箱。

碧羅帶，青絲繩，

娘子的針黹世無雙。

那薰爐無烟寶鴨靜，

八曲畫屏各成章。

商朝的鐘鼎夏朝彝，

歷代興廢你盡知詳。

奇花異草親手種，

芙蓉金魚卿調養，

琴棋書畫滿眼是，

金珠八寶放光芒；

子孫桶，梳粧盒，

青銅鏡照出你俏面龐。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
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

——古詩——

——(齊唱)順手取過銀紅照。……

芝 喔!

——(齊吟)娘子，你生得美也!

仲 (唱)娘子身穿繡羅衣，
腰間圍着紅花裙，
娘子足下着絲履，
頭上戴簪壓烏雲；
娘子腰若流紈素，
耳邊玉環月般明，
十指尖尖櫻桃口，
纖纖的細步風搖柳。

「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

「着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

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

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

——古詩——

芝 啊!

仲 啊!

芝 又說這些做什麼?

仲 ……是啊，又說這些何苦？不如說些別的……說別的。
別的，說什麼呢？

芝 隨便說些什麼吧。

仲 對了……娘子……唔……唔，我一點也想不出說些什麼。

芝 那就不要說也罷了。

仲 對了……娘子……唔……唔，你也沒有什麼要說嗎？

芝 ……………

仲 隨便說些什麼吧。

芝 ……………

仲 你一點也想不出說些什麼？

芝 ……………

仲 那就不要說也罷了，也罷了！

[更漏傳來，已是初更]

仲 一更天了！

芝 唔？

仲 唉！

芝 啊？

仲 沒有什麼，熱的緊呵！

芝 夜露深了，保重才是。

仲 是呀，冷得很呵！

芝 保重才是。

仲 唉！……

[更漏之聲，又復傳來]

芝 一更天了！

仲 是了。

芝 唔！

仲 娘子！

芝 啊？

仲 我有話說了，

(唱)聽說你十三歲上能織素，

十四學得裁衣褲，

十五已懂彈箏篴，

十六下筆作詩賦，

十七與我成夫婦，

偏是我供職廬江府。

恨不能與卿長相顧，

蘭芝呀，

願你莫嫌孤寂莫嫌苦。

芝 啊，仲……

仲 啊……

芝 ……………

仲 你叫什麼呀？叫呀，蘭芝。

芝 唔？

仲 誰叫唔呀？

芝 啊……

仲 我也不叫啊，我叫仲……

芝 仲……

仲 仲……仲……仲……仲……

芝 ……仲……仲……仲……仲……仲卿！

仲 哎，仲卿啊！

芝 （唱）我和你結髮共甘苦，

貧富安危隨君度，

不求同生求……

但求不把我辜負！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

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

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

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

「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

——古詩——

〔敲門聲中，小廝傳話〕

小廝 相公，可有安置？

仲 你是那個？

小廝 相公有所不知，府裏有人傳話下來，大人有緊要公案，立等相商，要相公即刻就去。

仲 這……

芝 既有緊要公案，理當就去。

仲 這般時候……

小廝 小姐來了。

小姑 哥哥，母親說，府裏有人傳話。

仲 已經知道了。

姑 公案緊要，叫你早去早回。

仲 回覆母親，這就去了。——蘭芝，我要天明才回，你先歇息是了。

芝 母親叫你早去早回。

仲 你不要等我。

芝 哦……夜露已深，吃盅酒去。

[仲卿一飲而盡，推門而出]

[蘭芝掩門少思，漏轉二更]

[蘭芝撫杯]

——(齊唱)先拜天，再拜地，
 夫妻行過交拜禮。
 拜了祖先拜公姥，
 送入洞房成連理。……
 今宵孔雀共雙棲。……

[蘭芝情不自禁，嬌然而笑]

——(齊吟)蘭芝，你笑得美也！

[蘭芝肅然而止，正襟危坐]

芝 (唱)紅羅帳，垂香囊；

 他說道，娘子端坐床中央，

半遮面，淺施笑，
面是紅來笑也香。
這衾枕四角繡黼黻，
嫁衣紗籠十數箱；
碧羅帶，青絲繩，
他說道，娘子的針黹世無雙。
那薰爐無烟寶鴨靜，
八曲畫屏各成章，
商朝的鐘鼎夏朝彝。
他說道，歷代興廢你盡知詳。
他說道，奇花異草親手種。
他說道，芙蓉金魚卿調養，
琴棋書畫滿眼是，
金珠八寶放光芒；
子孫桶，梳粧盒，
他說道，青銅鏡照出我俏面龐。

——（齊唱）遠遠的，更漏聲，傳過三響。

〔更漏三傳之後〕

——（齊唱）陣陣的，夜露寒，吹進了空房。

芝 三更天了！

（唱）他說我，十三歲上能織素，

十四學得裁衣禱，

十五已懂彈箏篌，

十六下筆作詩賦，
十七與他成夫婦，
偏是他供職廬江府。
恨不能與我長相顧，
他願我莫嫌孤寂莫嫌苦。
我說我和他結髮共甘苦，
貧富安危隨君度。

——(齊唱)還說過，不求同生求同死。

芝 (唱)我祇說，但求不把我辜負。

——(齊唱)紅燭消，殘月隨出，
傾刻之間四更鼓，
她卸了粧，癡癡坐，
迷迷糊糊和衣臥；
雄鷄一聲天下曉。

[金鷄啼罷，天光大明]

——(齊唱)這春宵一刻等閒過……

[仲卿歸家，驚醒了蘭芝]

芝 你回來了！

仲 你受驚了。

芝 你辛苦了！

仲 你疲乏了。

[仲欲飲酒，芝阻之]

[芝欲燙酒，仲阻之]

芝 你府裏回來，可有上婆母房內問安？

仲 天色尚早，我母親還不致起床。

姥 仲卿，你回來了？

仲 孩兒才即回來。

姥 既是才即回來，爲何不來我處，却先至新房？

仲 孩兒以爲母親尚未起身。

姥 那裏是以爲我尚未起身，分明是與你成了家業，把你母親拋在一邊了。

芝 啊，婆母，仲卿所說却是如此。

姥 我在這裏說我兒子，新媳婦不勞多言，我還有什麼不知的！

芝 是。

仲 母親不知，孩兒一回房來，蘭芝便命孩兒與母親問安。

姥 一派胡言，蘭芝她怎敢命你！

仲 這……

姥 就是命你，你權當沒有我這母親，也該聽她一二。

芝 婆婆……

姥 我要問你，府裏傳你何事？午後前來見我！哼！

仲 蘭芝，是我害你受過了。

芝 一時誤解，終是難免，何必多提。

仲 是呀，多提無益，不如提一些旁的。

芝 你一夜未睡，還提什麼旁的，不提也能。

仲 蘭芝，提一句如何？

芝 ……你提來。

仲 河東大娘說，你我如同一對孔雀。

(唱)今宵孔雀共雙棲！

[蘭芝含羞倒入仲懷]

——(齊唱)他年孔雀東南飛。

——暗——